

一则故事令我悲切。

江北某县城,去年夏季某一天发生一件悲惨的事。某单位的一名男性职工,死在家里四天后,才被发现,尸体已经腐烂。原来,这名职工因为临近退休,不正常上班。妻子在省城帮助儿子带小孩,其一人生活在县城里。平时,每天都与妻儿通话,可是一连三天没有音信,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家里人急了,打电话到单位询问,单位派人上门寻找,结果看到了悲惨的一幕。

这名职工住在一个新开发的小区内,周围四邻大都是进城农民,或是外地移民,彼此不认识,不交往。

事件发生后,对门说:我是闻到了一股异味,没往坏处想,再说,平时从不交往。楼上楼下说:我们都是早出晚归,邻居姓甚名谁,做什么工作,一点都不知道,哪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

悲剧发生了,不少人作出了若干个“如果”的假设:如果邻居闻到异味深究一下,就不至于发现得那么迟;如果对门几天看不到邻居,敲敲门,或者打电话问问,情况要好得多,等等。

遗憾的是邻居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也没有联系方式,有谁会想得那么多呢。

此类事,在全国决不全是孤例,新闻也常有报道。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样的悲剧?原因很多,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由熟人社会步入了陌生人社会。

计划经济以及更远的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人口极少流动,世代代住在小城镇或是村庄上,彼此都很熟悉。城镇化建设,市场经济发展,人口流动限制放宽,农民进城入镇,已经是常态,步入陌生人社会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社会学家说:陌生人社会可以增强人的防范意识和法治意识,可以更加理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这诚然是不错的。从熟人社会走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被迷的往往是熟人。但是,如果走向反面,走向极端,生人的东西不要,生人的话不要接茬,生人的求救不要搭理(当然确实出现过帮人被讹的案例),以至于山靠山,墙挨墙的邻里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知道姓名,不了解职业,没有相互的联系方式。这正常吗?因此,出现前文中所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当兵入伍是我儿时的梦想。

1981年10月26日,我如愿以偿收到了县征兵办下发的《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公社人武部吴部长和大队支书、民兵营长特地上门道喜,并悄悄告诉我:“听说你们这批兵是陆军,可能要远离家乡到北方,你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吃苦受累我不怕,只要能到部队当兵就行!”做梦都想当兵的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屋里屋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乡邻,鞭炮声、锣鼓声、欢笑声响起一片。父母亲既为我高兴又为我担忧,更多的是不舍。吴部长临走时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当着众人的面,操着一口高邮西北腔不紧不慢地说:“小伙子不错,有出息,到部队好好干!”

一个月前,打听到一年一度的征兵时间和体检地点,我瞒着家人冒着蒙蒙细雨,抄小路步行十多里赶往三垛征兵体检站体检,结果一路“绿灯”。看到主检医生最后签名和“合普”结论,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回家后,我辗转难眠,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7岁那年,我高中刚毕业,经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同意,进入集体企业公社农具厂上班。在别人眼里这已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了,每月按时拿工资,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太阳晒不到,跟城里工人别无二致。母亲和一些亲属都不主张我放弃安逸的工作而去舞刀弄

放学了,橘黄色的校车行驶在乡村的小路上。我打开车窗,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扑鼻而来。初夏时节,正值栀子花盛开,碧绿的枝头上开满了一朵朵洁白的小花。一株栀子树能开几十朵,甚至上百朵花。我沉醉在这浅夏的栀子花芬芳里。

我对栀子花有特殊的感情,缘于童年的一个故事。小时候,我家院子里栽了一棵栀子树,紧挨着墙角,像个害羞的少女,娇滴滴的模样。每到栀子花开的时候,我和妹妹都喜欢把栀子花戴在头上,头发里散发着阵阵花香。妈妈叮嘱我们不能随意戴栀子花,戴白色的花是有讲究的,只有家里的长辈过世了,才能戴在头上。妹妹嘟囔着,要我把栀子花插在她衣服的纽扣眼里。妹妹的衣服纽扣眼小,我索性在原来的基础上剪大了许多,这样栀子花可以完全插进里面去。一天,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纽扣眼破了,火冒三丈,把我和妹妹叫到跟前,拿着衣服追问道,这是谁干的好事?我为此承受了皮肉之苦。

生人熟处

□ 姚正安

两天,鸡鸭丢给邻居打理。白天不关门,晚上不上锁,一样太太平平,安安稳稳。彼此知根知底,几无设防。一户人家出现意外,邻里以至全村人都会全力相助,哪怕是有过争执者,也不会袖手旁观。

可是,谁也回不了过去,谁也改变不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

我们能做的就是,更新理念,调整心态,适应环境,营造环境。

虽有古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不能狗眼看人,认为凡陌生人都是可防之人,都是坏人。

苏轼与佛印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苏轼问佛印:我坐着像什么?佛印说:像一尊佛。佛印反问:我坐着像什么?苏轼顺口说来:像一坨屎。佛印不言。苏轼自以为胜了佛印一回。谁知事后有人提醒苏轼,佛印更胜一筹。佛印是暗示苏轼:眼中有佛则人人是佛,眼中是屎则所见皆屎。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身处社会,有一点防范意识,不是坏事,但决不意味着,我们以敌意对待他人,以冷漠看待周围。

人中有君子也有小人,有好人也有坏人,有英雄也有罪犯。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将身边的陌生人一律视为小人坏人和罪犯,那么,你在对方的眼中是什么呢?

旅行途中,给陌生人以热情,给陌生人一点关怀,得到的也可能同样是热情和关怀。

主动与陌生的邻居打交道,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以备不时之需,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关心与照顾。以热情点燃热情,以真诚打动真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以对待熟人的态度和心胸对待陌生人,人心与人心就相融了,家与家的距离就近了。

关门是小家,开门是大家,社会才能和谐,不应有的悲剧才能少发生,以至不发生。

用对待与熟人相处的态度、境界与陌生人相处,是身处陌生人社会中的每个人应取的态度。

生人熟处,所利者不只是他人,自己也在其中。

枪的,认为我从小没有吃过苦且身体又单,适应不了部队生活,最好还是呆在家里安稳。然而,立志投身军营、卫国戍边的梦想,从小就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我的两个叔祖父、两个姑父、一个舅舅都当过兵、扛过枪,有的还立过功受过奖。每每看到他们一身英武的戎装照片,便心生羡慕和崇拜,一直以他们为荣。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听说周边村庄放映《小兵张嘎》《英雄儿女》《渡江侦察记》等军事题材的电影,就是十里八里,我和好友明林、宏祥都按时赶去,从不落下,看一次就过一把瘾,心里总感到特别爽。

离入伍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先与厂长、工友话别,再与亲戚朋友一一道别。一圈下来收到的红包,加上平时积攒的零钱,我托人从上海买回一块心仪的“钻石”牌手表。手表戴在手上,美在心里,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至今,这块“古董”手表我仍珍藏着。

临别时,母亲依依不舍,眼噙泪花,千叮咛万嘱咐;父亲和祖父一路相送,并在高邮中山路一家老牌照相馆留下了一张三代人的合影。

第二天,艳阳高照,清风送爽,我身着65式军装,怀揣美好的憧憬,告别可爱的家乡,雄赳赳、气昂昂,踏上了激情燃烧的军旅征程……

栀子花的叶子,一年四季绿意盎然,耐得住严寒骄阳,狂风暴雨摧不毁它。夏风一吹,夏雨一淋,栀子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长出蓓蕾,洁白无瑕,芳香四溢,用极强的生命力演绎着美丽与坚强。这时,我不由想起了她。

她,中等身材,姣俏的面容,朴素的衣着,短短的秀发干练而精神。浅夏里,她留海的发夹上,永远有朵芳香的栀子花。她是我妈最要好的闺蜜。她丈夫是村会计,在一次农村电网改造中,为保护社员,被一根倒下的电线杆击中头部而身亡。那些日子里,她痛不欲生,整天以泪洗面。她思念自己的爱人,无数个夜晚都辗转难眠,可她没有沉沦下去,她要为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她劳作在田间地头,把几亩责任田忙得刷刷刮刮;遇到粗重的农活,就与乡邻们以细工换粗工。含辛茹苦的她,用柔弱的双肩挑起家庭的重担。每当栀子花开的时候,我总是看到她头上戴一朵洁白的栀子花,一直戴到花期结束。栀子花与她朝夕相伴,好像懂得一个女人的心思似的。

1977年高中毕业那年,我17岁。7月份刚离校,8月份就开始“下放”了,而且是最后一届。我算是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

我们的下放地点就为本县农村。我所在的知青点在澄子河边,龙奔公社临城大队。东边是一个烧窑厂,地上排满了砖坯。所谓知青点就是一排红砖房子,大约有七八间平房。其中有四五间宿舍,两间是厨房。厕所是没有的,好像在屋后有个茅草棚子。知青一共17人,包括前一年下放的几人。男女知青分别被分在临城大队各个生产队。我和谭正荣分在尤圩生产队。该队在知青点的南面,大约有两公里。队长姓尤,会计姓龙,还有一个民兵营长姓高。第一天去队里报到,妇女们笑着说,新农民来了,欢迎欢迎。

尤圩生产队西靠盐河,与高邮化肥厂隔河相望。是最靠近县城的一个生产队。这里民风淳朴,景色宜人。特别是一片金色的麦浪,颇有气势。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年的插队时光,成为我一生的财富之一。

我在尤圩生产队相当于“走读”。我们在知青点集中居住,吃饭住宿均在知青点。每天到队里“上下班”。队长和社员对我们非常客气、友好。有一个小唐,年龄和我相仿,谈得比较投机,热情邀我去他家玩。他母亲非常好客,立即在大锅灶上弄好了三个水蛋,一定要我吃下去。还有一个老卜,是上海返乡知青,整天唱着阿尔巴尼亚电影歌曲,“赶快上山去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了游击队……”中午在他家作客,大蒜炒咸肉,香气扑鼻,异常美味。尤圩的男女老少淳朴友善,对我们十分关照,几乎没有把我们当作大劳力使用,所以,我们所挣的工分也不多。但有几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

一是挑氨水。那时,为提高单位亩产,普遍使用化肥。有一次,队长说,氨水船来了,要大伙儿去挑。装氨水的是一条水泥船,停靠在队南面,大约有一二里地。队长问我去不去,我想,平时在家里经常到大运河挑水吃,肩上的功夫还不错,立即应声去挑。一担氨水并不重,我却感到困难。一是氨水味道大,刺得眼睛睁不开。二是挑担下船难。队里的男女社员从踏板上走下来很轻松,即使有点共振也很协调。我挑着氨水走上踏板时,由于共振却迈不开步伐,急得大汗淋漓,好不容易走过踏板,沿着田埂挑回到队里。挑氨水让我真正体会到当一名农民的艰辛和不易。

二是挖草粪塘。每个生产队都有草粪塘,就是将一些秸秆、杂草和猪粪泡在

窗外狂风大作,乌云翻滚,让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怅惘,正在默记历史大事件的我,不由得合上了书,站在了窗口。丝瓜架上的黄花在风中摇曳,扁豆藤上的紫花在风中颤抖。风,带着湿冷的气息,长驱直入室内,额前的刘海不由得惊慌地前后飘拂,一会遮住了眼睛,迷糊了这雨中的世界;一会掠过耳际,徒留光洁的额头直面风雨。

豆大的雨滴一颗颗地砸了下来,一只领着一群小鸡仔逡巡的老母鸡,先是惊恐地飞奔,随即找到一处屋檐蹲下,张开羽翼,“咕咕”地叫唤着鸡仔,嫩黄的、乌黑的、浅棕的、纯白的一窝小鸡闻声跑了过去,一头扎进鸡妈妈的怀中。断线珍珠似的雨滴,趁着风势减弱的当口,重新串连斜织成了雨网,形成了厚实而绵密的雨幕。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消停的风再次焕发了精神,刺穿了雨幕,散落的雨再次淅淅沥沥起来,慢慢地停止了坠落。吸足了雨水的黄花、紫花抖了抖雨水,重新扬起了脸,菜园里的一畦被雨水冲洗后的紫茄水润水润地挂着。屋檐下的母鸡,起身扑腾了翅膀,甩掉雨水后,用喙仔细地梳理羽毛,一群鸡仔雀跃着四散而去,淋湿的绒毛已经被母鸡的体温烘干,一只只又重新变得萌哒哒的。

雨过天晴,乌云散尽,太阳重新回到了天空。被雨水清洗过的天空,呈现出一片澄净的蓝,干燥的空气也变得水润起来,枝头的榆树叶,圆圆的、亮亮的,像一枚枚品质上乘的翡翠。

“唧!”手机订阅的疫况跳了出来:S省新增0例,H省新增0例……心情莫名舒畅了

插队尤好

□ 王俊坤

水塘中,经过一段时间发酵,再捞出来当作庄稼的肥料。这个活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干的。她们干活时有说有笑,似乎并不费力,能够轻松地一连干好几天。队长说,你不能试一试试,我说没问题。我刚十八岁,身体健壮,又当过运动员,力量和协调性不差。刚开始,我干得很生猛,和那些妇女齐头并进。不到一小时,便感到力不从心。再看身边那些妇女,面不改色,操作如常,仍然有说有笑,快乐无比。最后,我实在干不动了,请求退出。妇女们乐了,新农民啊,不适应吧。

三是看场打赌。农忙时,队长安排我和小谭看场。所谓看场就是晚上在晒谷场上看管稻谷,防止偷窃。我和小谭早早吃过晚饭,来到队里的晒谷场。这是一个平整的小土操场,整个生产队的收获均在此,稻谷用油布盖着,边上还有几个石碾子。场地尽头用竹杆挑着一个电灯泡,发出浑黄的灯光。蚊虫飞舞,凉风习习。和我们共同看场的是队上的光棍老屠。老屠三十好几尚未娶妻,肥胖有力,圆脸上泛着红光,估计喝了一瓶“粮食白”,有点兴奋。他看我和小谭岁数小,大谈自己如何有本事,很显摆。他说,高营长算个屁,他和老唐加起来也不是我对手。他亮着结实的胳膊。我们虽然刚到队上不久,也听说此人喜说大话。小谭故意逗他说,“黄牛天上飞”。老屠听不懂,牛在天上,还飞?问啥意思。我说有下句,就是“有人地上吹”。老屠听懂了,你们两个小伙不相信我的力气?他说着走到场边,搬起石碾子走了几步。看见么?搬它就像搬纸箱子!老屠很是卖弄。我有点少年气盛,这不算什么,我们比一比其他的。老屠大喊,比什么,怎么比?我说,我们比抬水泥管子。农村那时每年都要兴修水利,场外边存放着不少大口径水泥管道,估计每一段有好几百斤重。我和你抬水泥管子走30米,谁走不动谁输。好!拿杠子来。我也不知哪来的胆气敢和老屠一比。反正豁出去了,我个子比老屠高,说,你在前,我在后。小谭当裁判。一、二、三,起——我和老屠抬起管子走起来。沉重异常,尚能承受。走了四五米,老屠脚下打晃,突然停下认输。我估计一方面是力量不足,另一方面是酒精发作。打赌之后,我在生产队名声大震。老屠逢人便说,乖乖,新农民小王厉害哩。

转眼到了1978年,我们渐渐地学会了不少农活。不久,队长安排我上城专门为队里采购农资物品。改变命运的時刻终于来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高考恢复。我终于上了大学,掀开了人生新的篇章。

阳光总在风雨后

□ 杨芳

许多,然而,当继续下拉看见“M国新增N万,D国新增N万……”后,心情又不复平静,再次紧张了起来。我回到了案前,重新翻看历史书。不由想起了恩格斯的那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于是,我想起百年前八国联军铁蹄蹂躏下的中国激发出的民族觉醒——推翻帝制,推进了民主共和。

于是,我想起了九十九年前风雨飘摇的中国激发出的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以星星之火,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我想起七十一年前天安门城楼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翻身做了新中国的主人。

从筚路蓝缕的一穷二白到以启山林后的国富民强,新中国终于以昂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以不屈的精神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九八抗洪的英雄到汶川救灾的英烈再到抗击新冠疫情的最美逆行者……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赤子之心,缔造了日渐富强的新中国。

诚如窗外雨过天晴后的美好,生活无一不在表明“阳光总在风雨后”,而我也将会在数天后填报志愿时选择医学院作为心仪高校,因为我想追随披坚执锐的耄耋长者钟南山院士,成为一名白衣战士。